

諷刺喜歌劇

衣錦榮歸

第387

寒 聲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衣 錦 榮 歸

寒 聲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西街)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晋出字第

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

开本: 787×1092 1/32 • 2 $\frac{5}{4}$ 印张

一九五八年七月第 一 版

一九五八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600册

統一书号: 10088•174

定 价: 二角六分

T-414

衣 錦 榮 歸

時 間：大約在农村高級合作化以后。

地 點：忘記了，这村庄好象是在山沟。

布 景：要布景，还得个万能的二道幕。沒条件，就干脆
什么景也不用布。

人 物：

老 牛——61岁，退休的老紅軍，生产主任。

何耀宗——30岁，干部中的坏分子。

何 母——55岁，何耀宗之母。

何玉花——38岁，何耀宗之姐姐。

冬 生——20岁，何玉花之子，高小毕业生。

百事通——60岁，何耀宗之同村人。

春 梅——18岁，百事通之双生女，大姑娘。

春 妹——18岁，百事通之双生女，二姑娘。

孙笑天——25岁，原为何耀宗之同学。

老吉大爷——62岁，农民。

福 鎖——19岁，老吉大爷之子。

老 农——60岁。

赶牲口人——50多岁。

担秋群众若干人。

報幕人的話

(音樂伴奏)

(如果演出不想用，那你就隔過這段另開頭)

請諸位坐到原處，

戲台上也住住鑼鼓，

我還有幾句話交待清楚：

咱今天演的是諷刺喜劇，

諷刺那千年的思想遺毒。

查病源，就是那

富貴顯達，光宗耀祖，

出人頭地，彩奪門戶。

它真象舊日的鴉片交易，暗來又暗走，

糊塗蛋沾上，也真有癮頭。

不信你就看咱的劇中人：

有的妄做富貴夢，

有的幻想青雲路。

這些人在戲裡頭，

對勞動，他很厭惡，

看人民，有眼無珠！

人常說“財迷轉向”，

富貴迷越發糊塗。

咱這幾位劇中人：

他一“轉向”，就忘了大家都朝那里走，

他一“糊塗”，就忘了自己生長在啥國土。

這就叫：懷抱着“如意算盤”，

嘴巴上挂着“九九”，

自以為聰明過人，

沒想到出了一大丑。(退場)

第一場

北方的中秋，丛林如醉，滿树的柿子，成双成对，
全村人收秋，不顧劳累，百事通院里，跑回春妹。

〔春妹拿一把鐵刀上。〕

春 妹：（唱）昨夜晚，

我爹爹告訴我好事一件，

哎喲好事一件呀！

把我的心思攪了个乱，

乱呀！乱呀！

乱的我至如今心神不安！

他对那何耀宗，十分称贊，

說什么本領大一步登天！

今日是，他母亲五十寿誕，

为祝寿他从省城——

排排場場，体体面面，

——要轉回家园！

我这里想升学正感困难，

也不知大干部能否高攀，

咱有心和人家先見一面，

农业社偏忙的不得空闲。

在地里做营生我心眼撩乱，

哎喲我割黑豆把手扎烂，

都只为呀，

半个心挂到了他的身边！

（走圓場，或下。）

〔老紅軍老牛上。〕

老 牛：（唱）白春妹割黑豆不到一担，
为什么不吭气离开田間？
这姑娘又为那一款？

春 妹：（接唱）
心里話不能对人言。
推个故回村来亲自打探，
错过了好机会要后悔百年！

老 牛：（对春妹，唱）
我在后紧跟随一直呼唤，
你怎么不停步也不答言，
是不是豆角儿扎手感到困难？
割黑豆这活計是不简单。

春 妹：老牛！（唱）
我能够經得住这个鍛炼。

老 牛：（唱）你不吭气回家来又为那端？

春 妹：啊！（旁白）糟糕，我没有請假？

老 牛：春妹！我看你心神不定，是不是有病？

春 妹：有病！（灵机一动）有点头疼！（躺在柳圈椅子上，好象真成了病人）

老 牛：没有关系，我这儿有鎮痛片，快喝两片。——可能受点风。（隨身掏出鎮痛片，正要去取水）

春 妹：不用不用！老牛，我，我，我是有点肚子疼。

老 牛：肚子也疼？馬上喝，鎮痛片也治肚子疼。

春 妹：老牛，病不太重，不吃也成！

老 牛：你听我的，这事我懂！（倒开水）

春 妹：唉，真糟！（唱）

說头疼他就有鎮痛片，
這事情倒叫我左右為難。
不喝吧恐怕他看出破綻，
吃錯藥又恐怕惹出麻煩！

唉，吃就吃吧！

〔老牛端來一洋瓷缸開水，春妹吃藥片。〕

老牛：我看你这身體干不了重活，回頭給你調換個工作好啦。

春妹：我能行啊，老牛，能行。（喝水，旁白）其實，給我調換個工作，也還可以。——老牛，你要給我調個什麼樣的工作啊？

老牛：你把水喝完再說！（春妹喝水。等她喝完，又去倒滿一洋瓷缸白開水）來，再喝一缸子水。

春妹：老牛，你讓我喝这么多的水干什么？

老牛：吃這個藥得多喝些開水才行，我曉得，喝吧！

〔春妹非常為難地又喝開水。〕

老牛：（唱）咱何家庄、七里坡兩村并社，

到那時，

搞農業，搞副業，

興水利，開鍋駝，

植樹造林，文教衛生，

專門人才要很多。

派你去城里學習，沒有錯，

回村來定是個輕便生活。

春妹：讓我去城里學習？（馬上感了興趣）老牛這話是真的？

老牛：瞧你這孩子，你見我什麼時候撒過謊！——快趁熱喝水。

〔春妹喝完了水，老牛又去倒第三缸。〕

春 妹：（唱）老牛对我有好处，
他让我进城去念书。
何耀宗那一头如有耽误，
这一头想办法也有前途。
只要我进城脱了土，
个人的愿望不愁不满足！

老牛！（忽见老牛又端来一缸开水）啊呀呀，怎么还要喝？你要我喝多少啊？

老 牛：汤水不伤人，再喝这一缸！

春 妹：老牛，咱可预先说好，这是最后一缸啊！

老 牛：对对对，最后一缸。

春 妹：（又喝起来）好老牛，你让我学习什么呀！

老 牛：搞副业嘛，专门研究喂猪！

春 妹：你说什么？让我喂猪？

老 牛：嗯，喂猪也是个专门知识啊！

春 妹：（旁白）啊呀呀，打算让我喂猪，让知识分子喂猪！

这象什么话！（对老牛）老牛，你快忙去吧，这些事以后再说，我得休息一阵子。（又头痛起来）

老 牛：好吧，我再给你留下一包镇痛片，停两个钟头喝下去。

春 妹：好啦，好啦，你快忙去吧，生产主任！

〔老牛下。春妹等老牛出去后，坐了起来。〕

春 妹：（朝看老牛下去的方向）天爷爷，你总算走啦。我一点也不头痛，白白让你灌了我两片镇痛片，三大缸开水。

（唱）

哎哟哟老红军！

你這雙軍事眼睛真奇怪，
 把一棵珊瑚樹當成干柴！
 讓我這畢業生去喂豬崽，
 還說是对青年熱情關懷。
 我懂得什麼是個好和歹，
 用不着別人哄小孩，
 你怎說農村好我也不愛，
 自己的光明前途自己安排。
 夜明珠不能夠到處亂戴，
 靈芝草菜園里不能亂栽；
 要進步還是升學來的快，
 出學校當干部一步登台。
 我只說無法把我的條件改，
 沒想到何耀宗要回村來，
 這真是，

正瞌睡給了一雙好鋪蓋，
 樂得我精神爽心花大開。
 如果能隨了心願，
 兩人工作同在外，

俺兩人工作同在外呀！
 火車來汽車往多麼氣派，
 那火車來汽車往呀——

“夸夸夸夸，嘟嘟嘟嘟”

——哎喲喲，多麼氣派！

我快快梳洗打扮，準備出一彩。

（順手松开小辮，準備梳洗打扮，忽听門外有人來）啊呀呀！（唱）

忽听得，門外，

脚步声，走的快，
一定是咱“老紅軍”重又回来！
(急躺在柳園椅子上，又哼着头疼起来)

〔福鎖上。〕

福 鎖：(唱)上天不作难，
入地不作难，
学习不困难，
劳动不怕难，
沒想到，
瞅准个对象打通关系难。
怎么她不爱咱？
怎么她不爱咱？

〔福鎖見春妹，輕輕走過去端詳，又見一邊放着鎮痛片，以為真病了，又倒滿一洋瓷缸開水，恭恭敬敬送上。〕

福 鎖：春妹，你有病啦？

春 妹：嗯，原來是你呀！

福 鎖：怎么不舒服？喝一些開水吧！

春 妹：你也讓我喝水呀？——我沒有病。

福 鎖：明明看你不舒服嘛，怎么，你不喜歡我？

春 妹：福鎖，你以後最好少來，(十分自負地)我根本就不可能在農村找！

福 鎖：我也可以到大城市嘛！

春 妹：不行啊，你到城市能干個什么？

福 鎖：(有傷自尊)不要小看人吧，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春 妹：好長相，好長相，(諷刺地笑起來)哎喲，人要沒有鏡子，也該尿泡尿，照一照自己的腦袋。哼哼！唉！

福 鎖：（生气）你也太看不起人啦！老实說：我来就不是为了搞恋爱，我是来借，借，（一时不知該借什么）借勾担的！

（取勾担往肩上一搁）何耀宗馬上就回来，你是不是有心思？
哼哼，不过就怕人家相不准。（憤憤欲下）

春 妹：你說什么？

福 鎖：我……（一轉身勾担勾子碰在春妹眼上）

春 妹：哎哟！你沒长眼！

福 鎖：啊呀，对不起！这是誤伤！（急去招护）

春 妹：快点走开！（福鎖下）真个粗魯，就凭这一点也沒有恋爱資格。——你怎么知道我对何耀宗有 心 思？真討厌！（生气，揉眼）

〔春梅上。〕

春 梅：（唱）山腰繞紅树，山頂飄云彩，

七里蛟靠着西山崖。

冬生哥，他家就在那片树林外，

想起他不由得紅暈滿两腮。

我和他从小就常在一块，

春天里在河湾同把树栽！

到夏天相跟着剝谷割麦，

这秋天山坡上同把柿子摘！

庄戶人經得起风吹日晒，

冷冬天树林里同去砍柴。

同念書同劳动相亲相爱，

天长日久俺兩人分也分不开。

前几月他家搬到西山崖，

两个村隔座山不便往来，

往来不方便呀，

真把人急坏。

忽听得两个社要合并统一安排，

何家庄、七里蛟要并社呀，

我喜在眉梢乐在心怀！

他姥姥过生日要把寿拜，

冬生說和他媽要到村来。

割豆角我望着大路一带，

至如今他不来好不明白。

（見妹妹揉着眼睛头不抬，癡姐又变腮）妹妹，你怎么啦？

再三問，春妹不吭声）。

有什么事儿想不开，

为什么愁鎖眉头泪滿腮？

莫非你，仍为升学受阻碍，

想你的前途难选择？

我們是知識青年新一代，

在农村劳动也很应该。

新社会条条路儿生光彩，

你何必死找一門，好不明白！

你看你：

头不梳，脸不洗，懶得穿戴，

見了人不睜眼不把头抬。

假若你愁坏身子，有个好歹，

不心痛咱爹爹年迈体衰。

春 妹：（唱）你愿意当农民你就常在，

又何必硬拉我不讓走开！

你現在对人爱了什么也爱，

野黃蒿你也能看成蒜台。

春 梅：（唱）我拿着姐妹情分把你看待，
你把好話当歹意实在不該。

〔百事通喜气洋洋，喊着上場。〕

百事通：春梅！春妹！你們都回来啦？我还担心你們請不准
假呢！咱們走哇！（唱）

先給你何大娘祝寿道喜，
帮助她做做飯招待亲戚。
我越想何耀宗真走运气，
誰想到当干部連升三級。
旧社会要咱帮忙，都帮到底，
新社会咱还能不講情誼？
我爷爷他姥姥是姓何的閨女，
何况咱还有这一层亲戚。
姐妹俩換衣服把脸洗洗，
不要讓你大娘等得着急。

春 妹：好哇，我們收拾一下，馬上就去。

春 梅：爹！（唱）

我們去帮帮忙倒也可以，
用不着拉扯那古老亲戚。
年老人你講話應該注意，
耀宗好耀宗坏咱都不提。

百事通：（唱）你說話老和我打点憋气，
不是长就是短总有挑剔。
难道你还給我立个規矩？
給我这咀巴上貼个封皮！

（感到伤了自尊心，有点生气，装一鍋旱烟，一边去吸）

春 梅：（唱）担心你弄不清新旧道理，

誰讓你往一边胡乱猜疑。

百事通：我不懂道理？（唱）

“百事通”好名声香遍十里，

难道說这是我自己吹嘘！

〔春梅不理、扭头出去。〕

百事通：（唱）哎哟哟，小春妹，

你瞧瞧你姐姐什么脾气，

总覺得她进步別人太低。

小春妹，小宝贝！

多亏她如今还没个女婿，

要嫁个大干部呀，咳咳！我得先受欺。

春 妹：没有女婿？誰說人家没有啊？

百事通：啊！怎么說，她有啦？是县长？还是科长？

春 妹：这你倒不要怕，保险不是大干部，你也保险受不了欺。

百事通：你怎么說？不是大干部？那她找了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春 妹：現在也算个高小毕业生，人家要当什么新农民了。

百事通：什么？新农民？真的？

春 妹：嗯！

百事通：这农民还有个新旧？

春 妹：你問我姐姐去吧！

百事通：哎呀呀！（唱）

我早說你姐姐思想不对，

到头来还是她自己吃亏。

难道她不懂得享福受罪，

一步錯一輩錯駟馬難追。

春 妹：（唱）人家倆愛勞動覺得很美，
老爹爹你着急究竟為誰？

（故意反說）我看人家很好嘛！

百事通：這還好什麼呀！（唱）

畢業生找了個不值錢的女婿，
養兒女還能夠這樣干賠！

小春妹：

你知她會不會馬上登記，
是不是想辦法還能挽回？

春 妹：（唱）新婚姻自作主不學都會，
人家倆搞戀愛又不叫我陪。

百事通：（唱）究竟到甚程度我不摸底。
這件事想阻攔我又難提。

唉，壞了！小春妹：（接唱）

萬不能學習你姐姐脾氣，
你姐姐這才叫真沒出息！

春 妹：（唱）老爹爹你放心不必顧慮，
我才不肯窩囊在貧脊山區。

百事通：對呀！孩子！（唱）

女人的身價能賤也能貴，
嫁狗隨狗，嫁雞就隨雞。
嫁一個窩囊廢一輩受罪，
嫁一個大人物耀武揚威！

當女人不懂得當女人的竈門還行呀！就比方說你吧，最低限度還不找一個象何耀宗那樣的大幹部？看看人家，人還沒有回來，喜訊就傳遍了全村，這叫“衣錦榮歸”。

如果跟人家結了婚，还不是“一步登天”，多么体面！

春 妹：爹爹請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話！

百事通：我知道你給爹爹丟不了臉，都要象你，那就好啦。

可是你姐姐这个事情究竟該怎么办呢？

春 妹：（已沉入美妙幻想中，旁白）不会說話的也得学会听话，我爹爹分明是启发我和耀宗恋爱，我还糊涂什么！

百事通：你姐姐这事情怎么办呢？啊！你說！

春 妹：（沒听见）我爹爹对我很关心，这件事看来一定成功！

百事通：春妹！你姐姐的事情究竟應該怎么办呢？孩子！

春 妹：啊！（驢头不对馬咀）爹爹，咱們馬上收拾一下，就到何家！（下）

百事通：馬上到何家？我說的是你姐姐究竟……哎，有了，有了，先讓大姑娘和何耀宗結婚，然后再托何耀宗替春妹找对象，这叫“赶了初一赶十五，初一十五两不誤”。嗯，妙透了，妙透了！

〔春梅上。〕

春 梅：爹爹，你又什么事妙透了？

百事通：妙透啊，这个——（夹旁白）我看二姑娘对耀宗有心思，这件事情啊——你說妙透啊，这个这个——这件事不能讓二姑娘知道。——庙透，就是在庙墙上掏了个窟窿，破除迷信！

春 梅：爹爹，你说的这是些什么話呀？

百事通：噢，你是春梅，哎呀呀，你們姐妹俩簡直天天在变戏法，以后两个人在小攤上留个記号。（旁白）嗯，我馬上摸摸大姑娘的心思。怎么样試她的心思呢？这个这个……嗯，是这样来！（对春梅）哎，春梅呀，今天人家

有人給你爹爹出了个謎語，爹的腦筋太老啦，怎么也猜不着，你能不能幫爹猜猜呀？

春 梅：什麼樣个謎語，你先說說我听。

百事通：嗯，你听着：（唱）

高高山上梧桐樹，
梧桐本是鳳凰家，
如今梧桐葉兒大，
不落鳳凰落烏鴉。

春 梅：（唱）高高山上梧桐樹，
本來就是鳳凰家，
爹爹年老兩眼花，
錯把那鳳凰當烏鴉！

百事通：（唱）梧桐長在高山頂，
鳳凰遠隔在天邊，
若等鳳凰雙展翅，
不知何月并何年？

春 梅：（唱）只要山上梧桐在，
那怕它隔水又隔山，
鳳凰今天雙展翅，
眨眼飛來心喜歡。

百事通：（旁白）“鳳凰今天雙展翅”，今天何耀宗就回來，大姑娘對耀宗，看來也許有心思。（喊）春妹！天不早了，我們收拾收拾，馬上就去。

〔鼓樂伴奏。〕

〔三個人伙着一面鏡子，梳妝打扮，換上干淨衣服。各人邊打扮邊旁白。〕

春 梅：（旁白）我爹爹話中有話，他不說我也明白。我這次